

剪发

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

我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也要讲究仪表，头发尤其马虎不得。这个年头，生人见面，首先看脸，看脸的时候余光也会囊括住头发，倘若这个人头发杂乱，鸡毛乱长，给人留下不修边幅的邋遢印象，也很是不好。我时常羡慕某些同志头发的飘逸美观，能够很合时宜地衬托出脸庞的光辉，之前也曾有幸遇见了两个手艺特好的理发师，不过我只剪发一两次后便关门转业，这让我每每感叹，时常哀愁。

上大学后室友告知我，那飘逸美观的发型并非与生俱来，我这脸庞虽然丑陋，但仔细看还能说得过去，只要发型勤加修饰，必能弥补长相的不如意，赢得自身的自信。我信以为真，连忙请假到他推荐的理发店去剪发。

理发也是门学问。首先你得挑一个好地方，不能去那些地处偏僻但装潢豪华的地方，除非你口袋里的钱充裕，并非奔理发而去。那些地处繁华且装潢豪华的地方最好也不要，理由同前者一样。找好了店铺也要找好的理发师，理发的人像个二流子小混子，你自然不能指望他能给你剪出什么好模样。

我按室友的推荐，找到了那个中规中矩的理发店。店里只有一个矮个男人和一个小姐姐两人。我一进门他便连忙抬头，看了看我，剪发的吗？我说是，他指了指那小姐姐，让她先给你先洗。

小姐姐长相清纯，比我大不了几岁，想来也是在此兼职打工。不得不说她的洗头手艺是真的温柔，纤细的手指在头发之间穿插轻挠，让你全身舒爽，飘然若仙。

你头发发质挺好啊，小姐姐说。

我说还行吧，头发硬，还浓密，不好洗吧？

还行呀，不脏，听口音你不是本地人吧，她问。

河南的，在这儿上学，我饶有兴致地回答。

在之后的漫长的两分钟里，我们有一茬没一茬地搭话。她问我想留个什么样的发型问我哪个学校学的还行吧？我告诉她我稍微剪短一些就行等待会剪完了你看看我说你别问我哪个学校就学的那个样。

店里的旋转椅子有些低，那小个男人升高了一些，以使坐着的我和站直的他能够达到同一水平线。他摸了摸我的头发，连忙叹气说你这头发太塌了不能这么搞应该烫一下。

我早已不耐烦这种惯用的推销套路，我说我不烫我没有时间就这个样你就略微剪短一些就行。

他说可快的你放心不管是纹理烫摩丝烫还是锡纸烫半个小时就烫好保管你不耽误。

我说，我不烫。

他叹气说，唉，那太可惜了。

在这段对话的两分钟内，他已经拿起了剪子剪掉了我大把大把的侧边头发。然后得知我打死不烫发的肯定结论后，他停止舞动手中的剪刀。他问，那你想怎么剪？

我说，就原发型，剪短一些就行。

他放下剪子，取出一个发型图册，他指着刘德华的中分和郭富城的大背头说，我这发型就是刘德华的中分，这些你不适合，你看这种。

他指着刘昊然在唐探里面的发型对我说，你发型和他的有些相似，就按他的来怎么样。

我欣喜若狂，我虽不能自比于刘昊然，但能模仿他的发型也是件喜出望外的事情。

我忙说，好，你看着来吧，我相信你。其实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忘记了他把他那发型比拟于刘德华的前言。

当他拿出推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发型已经毁了，倘若不让他推，经过他大肆修剪过后才有的发型棱角必然没法消除，倘若让他推，那必然推过之后头发被拦腰削减所剩无几。

果然，两边推平，中间留长这样惯用的理发技俩，在他的口中居然成了可比拟于刘昊然发型的尊贵体验。

他手法利落，不到五分钟我大量的头发就被他削平落地。这时他心里肯定已经慌了，剪发只花费了五分钟乃是败坏行当声誉的事情，他只好反复拿一把剪子，对着我天灵盖的那一撮头发反复修剪，左修修右修修，我强忍愤怒没有发作，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不满和他自己的窘迫，在好不容易熬满二十分钟后，再用整个手掌抚摸一下我的头皮以表示他功德圆满。

他站直了身体，以和我相同水平线的视角去看我的头发，他似乎也发觉两边的头发实在是过短，已经完全超出了我说的“稍微修剪”的要求，他不好意思地说，两边确实是有点太短了。

我心想，你他妈的终于良心发现了？？

不料他又说，要是中间再烫一下就会很好看了，你确定不烫吗？

剪完后小姐姐再次给我冲洗头发，她一言不发，我也沉默不语。她可能对我没有头发遮挡的丑陋脸庞已然失望，我也对我这尴尬的剪发造型不知作何发言。洗头的力度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温柔，我清楚这种变化的原因，我心中升腾起一股怒气，我闭上眼睛，忍着不让它发作。很快地，冲洗完毕，我鼓起勇气，尴尬地笑着对她说，你觉得这发型咋样。

她愣了一下，她也露出了尴尬的笑容，她说，还.....还好吧。

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和失望从脚底涌出直冲脑门，我摸了摸我耳朵两边几乎秃了的头发，不由得更加愤恨那小个子男人的傻逼行为起来。

我忍着怒气攥着拳头走到台前，我看到了台侧那张写着“剪发30元”的打字，我一言未发，递了张一百的票子给那男的。

他心底贼清楚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也清楚只要他再多说一句我就会怒不可遏跟他干仗，他赶忙拿出八十的零钱，找还给我。

我出了理发店的门，无比失落。我扭头隔着玻璃墙看向那个给我洗头的小姐姐，她低头在玩着手机，我戴上口罩，踏上返程。

我摸着损失殆尽的头发，想到了贺知章的一句诗：乡音无改鬓毛衰。果然，以前只是河南特有的郟县普通话口音改不过来，现在鬓毛也衰了，真可谓应景应情。

强迫顾客剪他不想要的头型，这和强奸没多大区别。我虽然再愤恨，但终究没有发作，剪发的无奈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头发就这么着了，没有办法，好在有口罩可以遮挡。再也不去追赶所谓的流行了，也不再想着换发型了，理发店这种东西，能剪的大差不差就不要轻易去换。不是不想去换，而是不敢去换，以长时间的失落去——尝试能否驾驭发型，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我无暇去顾及，头发么，作为头和脸的陪衬，纵即你一再迫害他改造他，他依然不会生你的气，他依然会一如既往地隔一个月给你长出来。这便是头发的伟大之处了。

写到这里，想到了二十年前韩寒文章上的一个梗。再此特别致敬：

我在霓虹灯下看着一个理发店亮着“营业中”，就推门进去，老板娘问我要什么服务？我动机单纯，说要理发服务。老板娘一脸惊诧，问道，半套？我不明所以，说，不知道，洗剪吹理发一整套。老板娘又问，全套？我说，不知道，我就理发。

然后我就被轰了出来。

哎，这真是令人疑惑的星球。

